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稿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鈺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任銜堂

欽定四庫全書

雙溪類稿卷十七

宋 王炎 撰

啓

回高舍人

壁水談經甚慚不學木天挾冊尤愧非才游玷公朝
之誤恩悉繇先達之借譽伏念炎拙於瓦合坐是陸
沉已分此生終迷朱墨自憐垂老久棄鉛黃詎期脫
州縣之勞輒獲綴師儒之末未知奧義姑誦陳言

不能疊疊而解頤豈辨錚錚而折角方憂官謗忽奉
除音讀未見之書雖獲酬於夙志負寡聞之誚實難
廁於時髦非藉吹噓曷膺選擢某官斯文司命吾黨
主盟未嘗恃已之長顛務成人之美承顏侍教既許
摳衣緩頰游談遂勤推轂偶緣請告稍稽造謝之恭
敢意為謙特枉贈言之寵躬俟進趨之際面陳感作之
情

謝余丞相代

銓綜之難蓋繇德進論思之命乃許序遷仰玷誤恩遠承褒語念久隨於宦牒乃晚綴於朝紳俄備諍臣沅班常伯時無營繕何以鳩工世旣救寧幸而偃武盖甚慚於尸素敢有異於陞華况古號冢鄉實位六官之長而今稱劇部仍兼四選之繁借曰充員得無曠職顧茲假寵必有先容某官迪哲爽邦奮忠衛上當少海日升之始冠泰階星拱之聯備著勤勞不居寵利黃金駟馬暫優丞相之告歸赤烏袞衣旋命上公而為伯乃心王室

有意人材顧嘗被於陶鎔獲供器使尚不忘於推輓遂至階升甫傳郵置之音即枉記曹之教撫謙已甚拜賜難安將晞行儉之知人雖元藻鑒若效巨源之啓事猶有朴忠當自竭以奉公或可期於報德

回黃少卿

將指觀風固須膚使刺經議禮允藉通儒某官秉德高明禋身莊靖有元元本本之學素號洽聞明是是非非之公堅持正論昨繇諫省出奉詔條周行嶺海之間旣

騰異最光奉絲綸之寵入冠清流方欲騰書驟蒙貽問
雙魚甚美空懷拜賜之慚四牡且歸日佇同朝之喜

回武舉李狀元

龍飛策士將收天下之奇才豹變發身遂占廷中之前
列某人英姿卓越壯氣激昂早厭儒冠思登勇爵欲跨
雲霄而直上果超流輩以先鳴臚句一傳僉言無間未
及面陳於賀臆乃蒙首貺於華牋由韋布以起家今見
奉親之喜屬索鞅而從事更堅報國之忠佇觀富貴

之鼎來以副交游之屬望

賀京丞相

恭惟大廷讀命亞保升華明良會遇之難期諸千載家
國榮懷之慶寄在一賢既有茂勲可無醜賞某官出逢
昭代超處宗工有包四海之量而其動也中有周萬物
之智而所居者正斷鰲足以立極底定丕基攀龍鱗而
升雲大符公望志惟安於社稷心無忤於神明翊我
聖君享于烈祖開清廟成華之瑞兆慈皇介福之祥

定省從容愛欽浹洽雖感格本繇於孝德然彌縫全仗
於忠誠喜溢三宮懽騰六合豈錫類不遺於黎老而疏
恩可後於元臣昇以篆車俾正貳公之位授之青社仍
闕大國之封將恨無官爵之可酬方奮起事功而未艾
繫主上擬勲華而不愧則我公視益稷以何加炎鉉
槩孤生茵憑下走金門待詔裁詩幸繼於諸儒石室紬
書記事又陪於太史念朝野之共喜曰君臣之俱榮為
父母億萬年方展盡悅親之道上符瑞百千所又寢彰

受命之休凡有識知悉同祝頌用是敷陳於賀悃初非
修飾於諛辭

賀高內翰

中宸疏寵內相升華久虛位以俟賢下皆屬目今正名
而申命士悉降心豈惟儒者之至榮抑亦朝廷之盛
事玉堂增美素推訓誥之最工金鉉在前即見經綸之
有日炎辱知甚厚贊慶允深納謁賓闕寧鳧趨之敢後
貢牋記府蘄燕賀之爭先

賀陳舍人

疏寵中宸陞華左史雖曰序遷於清貫實惟妙簡於淵
衷斯文有光善類相慶蓋步武聯於法從而眡瞻際於
清光此吾儒之至榮非他職之可比兼書言動旣載筆
於螭坳顯掌訓辭即揮翰於鳳沼屬趨朝而奏對仍被
命以校文仄聽除音阻陪賓序喜雖盈於心曲意莫盡
於毫端

回趙教授

宗盟之秀獨立不羣文藝之高屈居第二敢謂謙勤之厚意肯貽駢儷之華賤某官穎異出於神明清苦同乎寒素耻隨俗靡欲以文鳴劉子政經術冠於諸儒李長吉篇章傳於天下雖公族之希有豈今人之不如暫為侯泮之明師即造王庭之諸彥願充遠業企及前修拔茅茹以同升雖有見賢之喜投木瓜而莫報空懷愛我之私

賀許國正

掌璧沼之規旣膺妙選通金闈之籍驟進華階在雅懷
寧計班級之崇卑然吾黨共喜英豪之選擢向雖偃屈
今則騫騰嘗幸同寮尤深贊慶適拘謁禁阻造賓闕敬
以寸誠寓於尺牘其為頌咏罔旣敷陳

謝范舍人

掌書藏室已玷英游汗簡著庭洵叨新命惟記事繁於
日月如編年謂之春秋孰謂非才可充此選蓋昔者聯
名於虎榜而今焉承教於麟臺內揆僥踰悉繇汲引屬

拘謁禁尚阻造門敢意謙光首勤削牘其為感作罔既
名言

賀易秘書

綸綍之恩並登二妙圖書之府獨至三遷是曰蘭臺之
英可增蓬山之重遠業益深於涵養亨途即見於騫騰
念辱在於同僚且叨聯於新命其為欣愧罔既名言

謝謝給事

史觀充員已慚非據郎闈攝事尤恐弗勝悉繇汲引之

私辱在選掄之數蓋以主張於國是因而愛惜於人才
皂蓋蕃宣嘗厠登門之列黃扉獻納不忘推轂之勤方
圖面控於謝悰遽荷首放於褒語深深感作莫旣名言

賀姚中丞

疏恩北闕進位南臺大司馬列於六官第修邦政中執
法長於三院實正朝綱未得其人久虛此職茲自宸衷
之親擢俯稽輿誦以僉同公論固待之而後明善人亦
恃焉而無恐炎密叨大庇且辱深知非徒幸小己之有

依抑實為清朝而贊慶尚俟雁行而進併摠燕賀之誠

賀京丞相

金鑾作命誕告大庭玉鉉增華晉居上宰德望足以鎮
四海宜加體貌之崇名位至於絕百寮愈覺觀瞻之峻
三宮燕衍九鼎尊安某官聖域真儒熙朝元老以寬大
納萬殊於度內以精深照庶務於幾先光輔一人逮今
五載正邪有辨君子進而小人之道消信義不踰內治
伸而外侮之情屈刑清兵寢人懷其生物阜年豐天錫

以福成功若此輿誦翕然如漢蕭何任已顯於一相視
周姬旦位合首於三公豈惟主上虛心而待之抑亦中
外屬目者久矣自右弼而升左輔可殫經濟之謀以聖
主而得賢臣允屬亨嘉之會不移魁柄益煥階符道將
追稷契以為徒治可繼勲華而無間炎自惟困吝初無
先容誰賜生成乃有大造袞繡又加其舊搢紳相賀於
朝既幸而逢交泰之休可無以致私心之喜言雖不敏
誠則難緘伏乞鈞慈俯垂鑒念

賀謝右丞相

誕布制麻晉升宰席運樞機而經武旣展壯猷秉鈞
軸以調元宜膺大任三宮燕衍九鼎尊安竊以二相經
綸一人垂拱並立有同於柱石相資當似於鹽梅亦惟
謀國之協心斯可仰成而共已某官氣和而心肅學奧
而識精當龍飛御極之初冠鴻漸在庭之列間於兩社
今也五年造膝輸忠虛懷納善清明中正君子進而小
人之道消安靖和平內患寧而外憂之途屈五兵不試

人懷其生百穀屢豐天錫以福成功如此輿誦翕然宜
啓金甌以光玉鉉物情所願思如姚宋當國之太平
帝旨一頒果同文富並命而相賀炎自惟困吝初無先
容誰賜生成乃有大造袞繡有如其舊搢紳皆有所依
旣幸而逢交泰之休可無以致私心之喜言雖不敏誠
則難緘伏乞鈞慈俯賜鑒念

賀何知院

顯膺命策晉位元樞顓藉壯猷本萬兵而立武仍贊同

德次二相以經邦朝廷恃此而體尊強敵聞之而氣
懾竊以邦國之勢以人而重輕政事之機因時而舒卷
廟堂正色百辟承風樽俎折衝六軍增氣兼二者之大
任必一時之偉人某官學高明而不羣氣剛大而有守
君子倚其特立盡卻邦邪異論折於公言大明國是遂
以初潛之舊學並參馭假之明謨彌縫輔贊道合於一
堂安靜和平福加乎四海宜處東西之兩地庶據文武
之全才自行人玉帛之往來蓋歷歲干戈之包裹孰言

選將智愚未分孰議練兵健懦無別軍儲欲裕邊瑣尚
嚴雖既和而戰非可忘縱不戰而守宜有備圖之亟切
事未立而衆先譁救以舒徐弊漸去而功可集竊窺遠
慮必有成規炎無為先容久分平進晚逢知已敢不歸
心苟可酬恩寧辭隕命輒因賀慶之語一吐狂愚之言
伏乞鈞慈俯垂鑒念

賀許同知

繼治慈皇勤成巨典疇庸近弼序進崇資君臣俱榮中

外咸喜某官秉心迪哲體道据中進翊鴻樞攄忠精而
衛上系隆駿命贊孝治以奉親乃作一經以垂萬祀侈
家邦之盛事著明聖之宏休今迄終編既上陪於清覽
曩嘗載筆宜特渙於恩章體貌加隆股肱增美炎仰蒙
大造稍振孤蹤豈惟私己之有依實為公朝而共慶明
良嘉會親逢千載之期富貴鼎來將進羣公之表其為
欣抃罔既編摩

回王守

鷓首沂江間闕萬里虎符畫壤鎮撫一圻慰遠俗之觀
瞻布朝廷之德意某官起於華胄濟以真才風流覺談
笑之多聞慷慨以功名而自許奔電躡雲之足中亦少
休斷蛟裂兕之鋒今方小試遙知洗篆條教一新已遂
凝香剗裁多暇吏立春冰之上人行古鏡之中即有賜
環不容煖席炎自憐寡與乃幸納交懷綬來朝雖喜從
容而晤語銜杯話別驟驚隔濶於英姿欲伸竿牘之寒
溫浩嘆闕山之遼遠敢期高誼貶賜華牋妙語難酬虛

辱雙魚之厚貺中心所願惟蘄五馬之逸歸悃悞之誠
敷陳罔旣

謝范侍郎

麟臺抱輒誤玷除音鳳沼揮毫驟貽褒語惟唐虞之二
典宜輯成書有遷固之三長可顯實錄何下資於寡見
蓋旁借於游談曩共取青聯姓字於慈恩之塔今將垂
白追步趨於著作之庭薄技且窮殘膏可丐

回林判院

哲人制行可為法於將來孝子顯親欲揚名於不朽謚
雖一惠法有兩端限以班資之崇在乎貴貴參諸德義
之善又以賢賢豈特廣恩蓋將示勸先正侍郎位不登
於三品望實重於一時以淵源六學之精微有充塞兩
間之剛大事當立斷詔旨奪之而必行義有力爭舉世
非之而不顧去就之際雍容可觀死生之間清明不亂
是當求之古人爾可不謂之賢者乎朝惜鑑亡士悲梁
壞難拘禮寺之條例當準淳熙之制書惟簡可以見其

正直而無私惟肅可以示其剛方而有守考諸謚法揆以公言用此易名初無浮實方聞奏牘之所請深喜承家之有人逮綸誥之疏榮辱華牋之委貺摛辭有爛陳義甚高念昔年隨牒於長沙以晚學備員於泮水教之話言以開其固陋賜之薦墨以振其孤寒顧涉世之多竒嘆知心之無幾緬懷舊事契濶堪傷今見後昆風流尚在偶獲陪於末議覲少發於幽光因念仰高無復九原之可作惟蘄濟美庶幾千載以猶生

饒州到任上吳提點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游支郡把麾遂竊二天之大庇敬裁奏記仰告戍期某官今事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溫厚外示德人之容止水清明內潛君子之智三異仁孚於衆志十竒聲徹於宸聰雉監考工方晉在儲才之地虎符分守乃果於請郡而行望實浸高眷知彌篤盡提泉貨專屬星軺總十道以鑄山運一鞭而流地但見阜通於九府不煩分隸於三官佇看外庸即登近侍炎

曩緣超躡自速顛躋散吏祝釐方思循省誤恩起廢蓋
有寅緣靖言枚拭之由皆仗吹噓之賜分憂所寄志雖
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懼交
懷仰藉忻懽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儆策庶無戾於官箴

翁提刑

祝釐間館驟剖魚符受察外臺幸依龍節敬裁奏記仰
告戍期某官體道据中秉心迪哲清而容物使人鄙吝
之意消善不近名與世浮誇之趣異慈祥布政一駕朱

輜明恕平刑三持繡斧望日邊而密邇環江表以咨詢
既訖外庸必歸近列其鴻博可演綸於西掖其剛方宜
端簡於南臺名節且來促裝可俟炎曩緣超躡自速顛
隤竊食祠官投閒地冷承流支郡起廢恩深僥倖為多
黃緣有自昔遠游湖外嘗親飛鳥之郎官今假守楚東
獲事褰帷之膚使瞻承在望欣懼交懷四牡光華獨近
照臨之未六條廉問尚期寬假之私

于倅

引買臣之綬假守何堪題仲舉之輿同僚是恃方將聯
事敢不通名某官識遠見微才高便劇嘗紆墨綬流豈
弟之仁聲肯駕緹屏狗安恬之雅志惟是蕃宣之寄資
於按察之嚴旣信立而令行即民懷而吏畏正恐下車
之未幾即聞名節之鼎來矣垂老投閒誤恩起廢固欲
盡心於撫字頗憂臨事而鈍遲賴半刺之通行容一麾
之畫諾勉其不逮雖自加儆策之勤增所未能實有待
彌縫之益

陳教授

倚席上庠識英才之拔萃分符支郡得益友於同僚某
官學博而識精行修而志立取漢庭之上第訓魯泮之
諸生職號師儒豈止講論於絳帳義同賓客尤資諷議
於黃堂自顧陳人決非能更力加鞭策不無曠職之憂
賴有箴規庶遂輔仁之願

諸縣宰

垂老技閒未能忘祿誤恩起廢亦許為州方欲騰書遽

勤貽問某官以才自奮其譽甚休負抱既高合着鞭於
雲路進趨有節聊飛鳥於雷封念假守之元堪惟曠官
之是懼理財患乎苛亦患乎弛聽訟欲其恕尤欲其明
恃有縣大夫之賢共修職業庶幾明天子之德下究
閭閻少叙鄙懷用酬來貺

趙路分

屬目戎旃仰止護軍之貳縻身郡紱隸於屬部之中恭
職有期通名敢後某官天資敏銳人品高明抗于政之

忠精懷道宗之方略天山三箭有志戾封金匱六韜不
顛古法道本无殊於文武上方並用於親賢暫屬韉
橐總列城之步騎佇分旄鉞建上將之鼓旗炎垂老投
閒誤恩起廢幸而假守可以依仁橫槊賦詩願熟聞於
健論治民振旅尚少起於衰懷

職官

垂老投閒旋開三徑誤恩起廢獲把一麾幸擊析之相
聞愧騰賤之不敏某官才猷精練閱閱光融自治橫翔

聞青雲而覩雉不嫌小却泛綠水以依蓮便坐凝香可
无婉畫諸公推轂必有裏言炎正為食貧未能忘祿不
媿吏事恐戾官箴思竭力以支梧藉同僚之飲助用酬
來貺薄叙鄙悰

通問陳待制

誤恩與之便郡幸薄官期先達居於是邦可為師法敬
修奏記仰徹洎人某官諫省名流文昌雅望先知不惑
獨能明乎天下之是非自信甚堅未始眩於衆人之毀

譽卷舒有道進退無疵琳館養高松班寓直公固无
於經世上方有意於任賢一代偉人久如砥柱之特
立四朝耆老今乃靈光之獨存雖欲追赤松而與遊恐
復為蒼生而強起炎昨於日下嘗獲瞻承退在山中无
由候問因剖魚符而撫字可陪鳩杖之從容有社有民
教誨願聞於餘論事賢事貴敬恭務竭於誠心

謝宰執

祠庭賦祿既叨杖屨之恩鄰郡字民遂玷蕃宣之列便

安如此糜殞以之伏念炎坎墮孤生棲遲拙宦晚荷
聖明之采擇遍更學館之清華兼攝郎曹徑升戎監不
思超躡宜速顛躋察物理之乘除災生於福順天機之
往復困極而通再閱暮年洵承新命暫祝釐而置散即
假守以分憂惟微饒兩郡之間封圻相望然顏范二賢
之遠風烈如存得近地以欣然企昔賢而愧甚自知駕
緩難稱鴻私茲蓋伏遇某官道揆公平德心廣大瑕瑜
不掩豈因一眚而廢人長短兼收將集羣材而立政雖

如庸陋亦未弃捐炎敢不厲已勤廉問民疾苦廣朝廷
寬大之意專務撫摩消田里愁嘆之聲稍蘇彫瘵

謝臺諫

三徑屏居祝釐閒散一麾假寵得郡便安杖拭恩濃挈
提力大伏念炎倦游寡與平進无階晚蒙上聖之誤知
遂玷中朝之清貫超踰至此顛沛從之初如鷁退於過
都今乃馬還於出塞旣賦祠官之祿洵分長吏之符惟
微饒兩境之交封圻相望而顏范二公之遠聲烈如存

得近地以欣然企前賢而愧甚伏遇某官秉德剛方而有守持心仁厚而不苛謂長短兼收將集羣材而立事則瑕瑜不掩難因一青而廢人特賜主盟免為弃物炎敢不省躬玷闕厲志廉平專務撫摩上體朝廷之寬大庶蘇彫瘵下消田里之嘆愁

通致政王溫州

郡太守分憂之職顓以字民鄉先生得謝于家宜先問政行將入境可不通名某官德齒俱高人門兩重其通

介不隨乎流俗其廉潔可厲於貪夫握銅虎以開藩蓋
嘗小試杖玉鳩而佚老隨即居休細考行藏可無悔吝
在諸生當日陪於几席如長吏合時造於門墻炎備數
祝釐蒙恩起廢江城假守願克已以奉公星社依仁請
委心而承教

檢法

由祠官假守於銅符幸蒙杖拭有仁者為僚於綉節可
藉悝懜未敢倣裝合先奏記某官通才無滯華問甚都

自宜接金馬之英游且復贊軺軒之臬事其處心仁厚則民无所枉其用意精密則吏不能欺豈止讞疑可執臺中之法行將擢用以為天下之平矣三載投閒一麾起廢叨居長吏兼蔽要囚先德後刑當體上心之欽恤稽經誦律願承使指之哀矜尚丐函容可逃瘵曠

陳主管

杖拭恩深玷銅符之假守悒悒地近有玉節之同寮敬馳奏記之誠預達依仁之意某官人門兩大才德俱優

百年喬木之故家于今有幾千里青雲之遠器其進无
難暫佐星軺兼司泉貨足國用者在此將聞貫朽於中
都選世臣而用之即見階升於清貫炎投閒三載起廢
一麾盖平生懷觀鳳之私而今日有登龍之便撫耄倪
於封內受約束於臺中職在藩宣敢不講求於民莫心
祈覆護庶幾免戾於官箴

陳知監

殊庭賦祿誤蒙起廢之恩便郡分憂適有依仁之幸某

官起於華胄濟以真材陪星次之輜軒衍泉流之寶藏
貫朽而不可校佇聞九府之充盈歲計之則有餘何待
三官之鼓鑄第超升於清貫難久屈於賢勞炎三載投
閒一麾假寵曠瘵是懼撫字何堪將合魚符可講同僚
之好先憑鯉素稍攄慕誼之誠

湖州到任謝宰執

掃軌窮山分无榮望分符近甸誤有恩除自量困躓之
餘難稱使令之意惟吳興之一郡近魏闕之九重丁黃

之籍浸繁金布之輸不給與之共理將以分憂若非通
材必且曠職炎壯猶无用老復何為嘗抱槩於瀛洲亦
把麾於鄙國皆因速謗再至投閒敢期賜對於便朝尚
許放條於輔郡非平心何以折民訟非潔已何以率官
僚不特投諸繁劇之中未免拙於催科而已某官以準
繩揆萬事以陶冶器百工掩其瑕疵加以技拭炎敢不
切於補過期不負民內顧夙心豈銜引會稽之綬願全
晚節行當挂神武之冠倘不辱身是為報德

謝從官

屏居三徑越在窮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杖拭之誤恩
甚寵吹噓之大造為多伏念炎祿碌亡竒惻寡與瀛
洲抱槩鄱水分符誰謂數竒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樵漁何敢希榮於牧守況古稱苔雪
為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日邊之輔郡寬厚者長
於撫摩而短於治劇精練者急於辦集而緩於字民於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

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已輕以待人推君子
包荒之心廣朝廷使過之意雖管蒯以无廢或桑榆
之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蹤殫牧養之力使之彈治諒
无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

鳳闕非遙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趣行主上之德
意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載念此
州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无

復宦游之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汨汨於簿書征權之利日取之若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之拙庶乎為保障之謀伏遇某官令問冠於朝端名門甲於天下以能治劇兼兩道以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而駐節炎幸緣一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庶雖无御黠馬之嚴稱為能吏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韓總管

假守朱輜將合符於近甸董戎玉帳亦稅駕於是邦方

欲騰牋遽勤貽問某官受才英特執德靖恭系胄出於
貂蟬韜略通乎虎豹未際功名之會小施整暇之能暫
佐中權總千羣之步騎行登上將護一面之金湯炎老
矣无堪懦而不武念仰高之有素幸借潤之可期悃悞
所懷編摩莫盡

荅魏倅

外諸侯之守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
職辱講同僚之好首蒙枉教之歡某官世閱光融才猷

敏邵展士元之驥未足究其所長題仲舉之輿是宜借
以為重何期天幸獲共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彌
縫其不逮瞻風非遠披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荅長興安吉知縣

朱轡蒞事固无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
為循吏難矣願與執事圖之臬官行已清修撥繁敏決
方縣官之意雖專於保障而郡守之責在拙於催科要
當處之適中相與去其太甚黃堂不至束手而无措赤

子亦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无嘆愁之聲不負朝廷有寬大之意佇觀優課即上亨途聊發鄙懷用酬先施

荅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

隼旟假守偶及戍期鳧舄同僚遽來教賜某官疏通無滯廉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上何憂展驥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

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惘歎之情敷陳罔既

荅項教授

上庠倚席識英才於廣座之中近甸分符得益友於同
寮之右引領至止開緘洒然某官行無瑕疵文有警策
拜優恩而解褐入臚仕以彈冠自宜登道家之蓬萊乃
肯采侯泮之芹藻小寨絳帳使知模範之良間造黃堂
必有箴規之助

謝王縣丞

拏舟甫至素非識面之交曳履相迎遽有贈言之寵為
公歛社而莊誦使我置書而永嘆追憶舊游恍如昨夢
乃蒙綴拾其陳迹曲畀褒嘉之過辭見謂全才誠為溢
美是非不詭豈應專於頌而无規直諒相資尚冀有所
聞而必告

荅嘉興程寺丞

蓬戶諱窮久借鄉雲之潤竹符分守又依鄰燭之光方
欲騰牋遽勤貽問某官疏通之學雅健之文馳妙譽於

措紳之間无能先者升華貫於荷橐之列姑少徐之自
請一麾小觀治最行放二節入覲清光上以贊朝廷
之遠猷下以增鄉曲之榮觀炎貧猶戀祿老復為州自
顧繆悠深慮奏刀之折尚祈庇護或能全璧而歸悃款
之情敷陳罔旣

交代吳仲寬

老上挂冠之請強此行春衆期憑軾之來甚於望歲旣
為公而供洒掃敬遣騎以問寒溫某官喬木故家渾金

厚德寬和樂易恢然有長者之稱詳練清通蔚爾在人
材之選自合繼論思於瑣闥胡為煩畫諾於黃堂顧是
一州號今三輔衣冠雖衆掣肘者稀金布无贏究心亦
辦第蝗旱之相繼未免凶荒若蠶麥之皆登可无餓殍
專俟撫摩於新尹盡蘇彫瘵之窮民恐未駕兩輜而行
即聞趨二節之名炎貧猶戀祿倦亦懷歸松菊荒涼桑
榆晚晚緬思少壯同難兄題淡墨之名敢意衰遲與執
事有合符之契是謂託子孫之好豈徒交季孟之間心

曲所懷毫端難盡熙春寒往君子道亨願調護於鼎茵
益介綏於戩穀

雙溪類稿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雙溪類稿卷十八

宋 王炎 撰

啓

賀徽州趙守

守股肱之郡選擇非輕任肺腑之親藩宣惟允一麾風
動千里春回某官系胄出於神明操履同乎寒素以準
繩之行矯貴游之習以經緯之文決英俊之科三緩滯
於蓮池一鳴絃於花縣雅懷乎進題興姑駕於貳車治

最升聞給餉遂班於六院上欲試之馮翊公非薄於淮
陽乃眷此邦今為近輔輿賦之催科已重閭閻之疾苦
頗多自明府之開藩聞老叟之相語必寬平而无擾庶
彫瘵之有瘳豈止文吳冠漢京之循吏當如毛畢首周
室之諸鄉炎需次里中受廛宇下百本薤一畦韭方遵
奉於教條三鍾粟十束薪又薄沾於稍食其為贊慶罔
既名言

回交代周郎中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難
攀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遥睇茵憑敬修竿牘
某官學深聖域文挾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於
金匱如其小用亦宜演誥於黃麻乃欲訖其外庸
而暫違於帝所遠追冉季擅政術於四科高視趙張
騰治聲於三輔衆雖詣闕難以借留朝有賜環趣之
來覲嘉猷告于后即升獻納之司利澤施于民盡展
經綸之蘊炎侵尋末路困吝孤蹤起廢恩深撥繁才

短恃有教條之井井可以蒙成更蘄誨約之諄諄使
之免戾

賀吳興郡王

大庭讀命亞傳升華鏤玉增徽慈孝洽兩宮之慶象車
彰采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歡聲洋溢某官端莊
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唯謹日致承
顏之養於志无違屬聖君方駿惠於先猷為太母行鴻
休於顯號令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視公府之多

儀未為異數詔王朝之特揖庸示殊恩萼樓益美於相
輝棘位超升而在左慈聞喜懌茲惟系出於孝皇屬藉
榮華豈止事同於信邸炎贊員間館依德高墉夢斷日
邊阻進瞻於袞綉身居林下但傳誦於絲綸

通孟守

馮軾徐驅鼎來千騎結廬屏處幸受一廛行將伏謁於
道周可不通名於記室某官蒞官之清如水接物之和
似春於進取也甚廉以宏深其所養豈不貳邊城之守

衛亦嘗提民部之權酤欲訖外庸暫臨近輔仰瞻行闕
在今日則地優舊號富州視異時而民瘠先聲所至衆
志已孚必知以撫字而為先非曰置催科而不問第恐
未下車之際已聞不俟駕之招矣困吝之餘棲遲於此
聽父老扶杖而相語謂史君合符之有期日望班條風
行闔境遽蒙謙抑先委貺以五雲之書倍喜衰遲獲託
迹於二天之庇

與王監丞

曩嘗傾盖解后日邊今獲受廬棲遲字下可无一紙往
徹雙旌某官負卓越之才懷經綸之志萬言落筆四海
无人自合橫翔徑處紫禁玉堂之上曷為小却尚留清
香畫戟之間惟其所養者閎深是以獨廉於進取暫臨
近輔可訖外庸發摘吏姦如神明撫摩民莫如父母此
士庶之所屬望亦君侯之所優為第恐賜環不容煖席
炎平生多難垂老投閒屬憑軾之鼎來方杜門而屏處
阻千典謁莫陪賓從之追趨但與野人共喜閭閻之清

晏

賀石宰

一元天統肇始三微百里人和集為多福某官屈金閨
之步武試墨綬之剗裁飛鳥將朝鳴絃无事爰體復亨
之動以迎泰吉之來氣感荔芸共借此時之冬日陰成
桃李姑留嗣歲之春風炎掃軌潛身望門矯首莫持杯
而為壽徒削牘以將誠

回蔡尉

物萌赤色律應黃鍾察其時則陰已極而生陽探其道
則復必亨而成泰矧文豪之柳子為吏隱之梅仙宜其
迓天正之三微可以擁神釐之百順一杯為壽莫陪賓
客之下陳尺素馳誠姑綴耄倪之善頌

回浮梁趙宰

時當亞歲氣變新陽溢父老之懽聲祝令君之介福某
官藹才華於天族屈步武於雷封民不忍欺蓋前政之
所未有事皆迎解亦今人之所難能逮茲復反之亨即

有秦來之吉舉杯為壽莫陪賀客之聯削牘修辭又在
記曹之後

回鄭宰

山川改觀逢新尹之鼎來田里即安與老農而胥慶稍
稽奏記遽辱貽牋某官學識俱高人門兩大宜青雲之
直上無白璧之小疵已嘗佩銅墨於日畿聊復寄絃歌
於岩邑雖然小却決不久淹政術素優豈憚煩於盤錯
治聲難掩即躡處於清華炎屏迹无堪依仁甚幸非公

事不至武城之室殆所當然以老人獲升單父之堂諒
難及此尚期一見以寫百懷

回浮梁趙宰

班歷清臺肇新歲紀鳴絃壯縣茂介春祺某官由國懿
親為時循吏迓三陽之開泰集五福之類升必有稟言
豈淹外服念閒居之掃軌幸近花陰想賀客之稱觴徒
馳椒頌

回鄭宰

太史授時肇新歲事令君布政茂介神釐况當消日視
篆之初即有頒春勞農之喜仁風披拂和氣冲融馴雉
田間聲即騰於三異飛鳧天際薦豈待於十竒自顧陳
人方依明府一杯為壽愧趨進之莫前尺牘將誠又稽
遲而不敏徒深祝頌罔旣名言

生朝謝惠詩

揆楚客之庚寅適逢初度問堯時之丙子未至疑年蒙
分銜袖之珠璣尚記懸門之弧矢念劬勞於此日倍覺

淒涼息飄泊於頽齡已成衰朽過勤祝禱彌極感藏謾
談赤松子之長生寥寥安在愧无青玉案之厚報負負
何言

回石宰

一元紀歲符鼎象之取新百里承流協泰文之迪吉某
官清修律已平易近民馴雉中年方布班春之惠飛鳧
葉縣即膺晉晝之榮炎投老蕭然依仁幸甚掩荆扉而
掃軌坐閱流年想椒醕之稱觴阻陪賀客

回鄭宰

三朝之始天令惟新百里之間人情胥慶某官凝郎宿
之采迓王春之祺椒酒浮杯奉慈顏而介壽葭灰從律
導仁氣以發陳自此泰亨宜於晉接靖言羸老阻陪鶴
蓋之陰徒有賀悰敬致魚書之獻

回翟丞

送臘迎春於一日之間歲時既正去故取新於三朝之
始福祿攸宜某官恬靜自將剛方有守以精練通行於

邑事蓋回翔久鬱於賢勞茲乘交泰之亨必有允升之
吉炎侵尋晚節涉歷年華望松竹以依仁苟安里閭酌
桂椒而為壽阻造賓闕

回浮梁趙宰

鳳歷當三朝之始天令惟新鳧仙撫百里之封人情胥
慶某官凝郎宿之采迓王春之祺椒酒浮杯奉慈顏而
介壽葭灰從律導仁氣以發陳當內外之修攘兼親賢
而晉用既騰治最必有裏言即乘交泰之亨茂迪允升

之吉炎竊依桃李屏處粉榆引領門闌方阻陪於賀客
將誠竿牘又反後於記曹

回希聖

大饗均釐小邦䟽爵方屏處華門之陋亦叨分蒲璧之
榮敢曰亢宗復青氈之舊物乃蒙共喜貺黃綃之新詞
感刻之私敷陳罔旣

回鄭宰

祿不及親未免抱百年之憾人皆欲壽姑強為一日之

懽家童具湯餅於厨中兒輩薦觥籌於席下豈意上勤
於執事亦蒙軫念其初生祝以修齡賜之妙語晚晚桑
榆之景衰殘蒲柳之姿假寵何多拜嘉有覲高處定勝
郢人之白雪許我聞之索居恨无樊素之朱櫻為公歌
此若為推謝第有珍藏

謝縣官

祿不及於二親終身有憾年又過於七表來日無多敢
意謙撓記其孤矢之初度俯憐衰朽貺以瓊瑤之雅辭

自顧蒼顏雖欲具一杯而為壽但無皓齒莫能發三嘆
之遺音徒劇感悰曷酬厚施

謝士人

生我勞瘁悲不見於慈親俾爾壽臧荷曲形於善頌雖
耄老歲增其齒而懼悰日去於心敢期衰衰之華尚記
垂弧之始自慚衰朽莫能致下叟之辭但有感藏无以
報仁人之贈

回趙丞

時頒鳳歷辰起龍躔適值贊公之賢攝行令尹之事藹
然和氣散在東郊宜集春祺用迎夏正况以宗盟之後
兼之吏治之優開泰之亨豈淹外服允升之吉必有裨
言俯念陳人又更獻歲舉一杯而為壽莫預進趨裁尺
牘以修辭徒深贊慶

又

龍躔起度鳳歷更端惟我少公之賢暫安吏隱當茲端
月之始茂介春祺用乘泰道之亨允迪升階之吉念桑

榆之暮景依蘭菊之清芬屬以病軀踈於會面

與趙宰

擢秀宗盟撥煩壯縣將寄受廛之迹可稽奏記之恭某
官英俊萃於一門聞望高於同姓漢邸賢王之胄繼以
才華慶元上相之家篤於行義宜騫騰於雲路尚盤薄
於雷封蒲穀所臨粉榆孔邇旣熟知其疾苦必加惠以
撫摩製錦之優卽收異最追鋒之召豈待終更炎昨分
竹符偶在珂里乃於今日獲際下風老矣无能守蝸廬

而屏處喜而不寐幸鳧舄之鼎來

賀趙宰

璿璣占象天令鼎新穀璧字民春祺輻湊以間平之令
德謁卓魯之仁聲上方眷於宗盟棣華競秀人共期於
泰吉茅茹同升佇聞趨召之來允協履端之慶念庇身
於宇下方屏迹於田間納謁公庭莫預鳧趨之列修辭
記室敬伸燕賀之誠

賀趙丞

迂王春之謹始方值三朝亞郎宿以為承宜新多福而
况宗盟之重且兼吏道之優豈得淹留黃綬之間自可
騰蹕青雲之上因履端而有慶即趣召以來歸念方却
掃於荆扉莫陪旅進雖欲效勤於椒醕徒激懽悰

賀趙宰

天正一陽方回淑氣雷封百里共溢和聲福以類升道
斯來復暫弦歌之小憇即璽詔之遄歸一杯為壽之勤
莫陪旅進尺牘修辭之敬薄寫懽悰

又

時當亞歲律轉新陽沸里社之惟聲增縣公之介福某
官聞望高於天族才猷見於雷封人行古鏡之中吏立
春冰之上盤根游刃有成不俟於三年要路着鞭來復
可期於七日炎投聞已老賴庇為多望賀客之下陳進
趨不迨干記曹之清視祝頌惟深

又

青帝回春齡天司化三朝伊始萬福惟新某官帝室懿

親相門華胄自合登日畿而結綬肯來蒞若邑以鳴絃
其清潔足以為吏師其惠慈足以孚衆志宜迓泰亨之
吉即承晉接之榮炎久矣倦游退而屏處幸桑榆之暮
景依桃李之穠陰自憐扶杖而後行阻陪賀客不獲舉
杯而為壽徒有祝辭

答劉宰

分守江城昔嘗聯事受廛若邑今獲依仁遽辱緘謄未
忘衰朽某官久懷才諳克紹家聲雖韜藏不急於人知

而抱負可供於世用需章交薦終著休聲便殿通班遂
升華秩尚安外服亦小試於民庸必有裏言即入登於
朝著炎風波跌足林壑藏身以老人可升宓賤之堂敢
希眷予非公事不至言游之室可遠嫌疑

賀劉宰

頒歷清臺肇興歲事字民壯縣茂輯春祺某官迪德惟
新對時有倣孝友內行於閭廡慈祥外洽於閭閻宜乘
泰道之亨允迪升階之吉炎受廬耕牧掃軌郊坰椒酒

獻酬悵莫陪於下客魚書祝頌敬自達於中涓

又

三微之始天正更新百里之間人情懽洽某官中和迪
德豈弟宜民榮領金章散仁風於花縣喜隨綵服增介
福於萱堂宜即復亨遂膺晉接炎論交惟舊賴庇尤多
遥睇賓墀莫奉一杯而為壽仰干記室第修尺牘以將

誠

荅詹守

歲時告朔謹始三朝宇宙回春後期十日以預迎於協
氣可增望於繁禧某官近雙闕以開藩迓三陽而交泰
占龍躔之常度予以勸耕考象魏之舊章因而布治事
施行而有序民觀聽而惟新行即還中寧容久外炎受
廔宇下卧病山中阻造臺門即首時而展慶謹修竿牘
祝眉壽以將誠

荅陳宰

緬懷先世嘗接迹於朝端今見象賢復受廔於宇下未

遑奏記遽辱貽牋某官學自家傳仕由才奮諸公推轂
宜騰蹕於雲霄百里鳴絃暫徊翔於岩邑靖言弊俗久
負惡聲在賢大夫必不鄙夷其民如古循吏將行平易
之政但憂坐席之未暖已見鋒車之鼎來炎與世无求
投閒已久朶雲拜覬念其老病而不遺元日履端知與
耄倪而更始

謝陳宰

絳人甲子嘗有疑年楚客庚寅不忘初度門懸弧矢空

思昔日之劬勞袖出珠璣乃辱令君之祝頌度英詞於
白雪動清唱於朱唇生也不榮念衰遲之已耄報於何
有嘆駢儷之非工

賀孔守

雞日履端甫應丹天之運龍躔起度即回青帝之春沸
闔郡之懽謠介專城之景福某官寬仁迪德樂易近民
中朝慶賜之行茂迎協氣近輔藩宣之善必有殊榮迓
此泰來宜於晉接佇拜紫泥之詔入登文石之班炎俯

念老羸仰依庇護椒杯為壽悵莫與於進趨藜杖扶衰
但遙伸於祝頌

荅永興鄭宰

壯縣鳴絃子姓有績貂之喜窮山掃軌老夫辱烹鯉之
音得此為榮若何圖報某官七閩名士兩學勝流旋奏
第於南宮宜飄纓於上國雷風盤薄乃亦有三年之淹
雲路軒騰終難過千里之駿由茲入覲必有裏言平遷
即上於蓬山小却亦游於璧水炎生平困躓晚節浮沉

非宦路之多艱乃拙謀之不耦英才得用尚為衰朽之
光來裔不忘永念交承之契

納幣

瓜葛相依追尋舊好蘋蘩可薦締結新姻乃因媒妁之
言遂得閨房之秀炎孫璋麤聞詩禮已登受室之期某
人令女素習組紉當遂宜家之好吉諧占鳳美類食飭
信必踐言諾重黃金之百非難廢禮意踰白璧之雙

請大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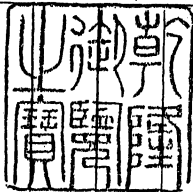
掌男女之判固藉行媒議婚姻之親必由尊屬兼是二者豈同他人可无一言以告下吏炎孫璋年過旣冠麤聞詩禮之傳某人令女歲已及笄自是閨房之秀昨得百金之諾今修五兩之儀仰賴主盟永堅好援

媒人

合姓有婚姻之好知名賴媒妁之言將欲宜家旣資緩頰今方納吉何以將誠尚冀仁慈特垂容納

賀孔守

氣回緹室垂半仲冬福集黃堂茂迎亞歲某官以魯國
真儒之後居漢庭多士之先姑暫守於武符宜超登於
文陛論其道則復必亨而成泰察其時則陰方極而生
陽即當趨以還中豈得淹於報政靖言衰朽仰戴帡幪
處圭竇以潛身望臺門而矯首一杯為壽莫陪賓客之
下陳尺牘修辭但綴耄倪之善頌其為欣愧罔旣敷宣



雙溪類稿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稿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雙溪類彙卷十九

宋 王炎 撰

書

見程司業

丁亥

比至都下蓋浹辰矣一介之賤仰視朝廷之大夫卿
公非介紹則無自而前惟鄉邦之先達則庶幾乎可
以進於其庭蓋其足迹固嘗屢至於執事之門驚顧
却走而不敢遽入竊惟古之為士者將欲進趨於

長且貴者之前則必有贊以自將其誠故不懼猖狂之罪而自薦其區區蓋嘗聞之天下之勢已高則物下高者不可及而下者不能攀天下之定理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聖人固無勝物之心也不求勝之則不求小之而彼不能不小焉則是其勢之莫吾抗也聖人知天下之莫吾抗是故返顧其一己之道見其尊而畏其不傳是以未嘗絕天下之求天下之人自愚不肖等而上之為士為

賢為聖人其別有四而聖居其極賢者次之為士者
又次之愚不肖斯下矣愚不肖人情所甚不欲也而
不能免焉則於聖人之道必且絕望於其心其愚者
曰吾惟智不足也而聖人則曰是何害於明者丁寧
而詔之烏知其不足以有見也其不肖者曰吾惟力
不足也而聖人則又曰是何害於敏者徐徐而進之
烏知其不足以有行也李翱皇甫湜之不能幾乎韓
愈也侯芭之不能幾乎揚雄也公孫丑萬章之不能

幾乎孟子也固也而終身得以自託於其門曰韓曰揚曰孟非固卑其道以徇人也其道則未嘗不高其心則未嘗自高蓋其術固自夫子傳之矣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得夫子之道而深者曰顏淵而止爾曰曾參而止爾曾顏之賢固不可以多得也天下之愚不肖者不足以道授之而可以授之者又難乎其入然則夫子之道其將何以傳嗟夫秘其道而不以傳天下且議聖人以為吝傳其道而不能廣天下又議聖人以

為私吝則學者无所望而不敢求私則學者苦其難而不肯求天下皆无所求於聖人則亦何貴於聖人其无所貴於聖人也聖人不恤也而道之不傳聖人能自己於心乎吾決知其不能也貨殖之賜短喪之予學稼學圃之遲其見陋而非達其說甚鄙而不足觀而其有求於夫子也夫子未嘗絕之不絕其求故不拒其來而夫子懼門人之不知其心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其為顏淵曾參也非夫子之厚之也其不能為

顏淵曾參而為賜子之徒也非夫子之薄之也夫子之心存則夫子之道存曰孟曰揚曰韓吾以其道望之矣以其心而許之矣士非生乎其世非見乎其人而皆知其為孟為揚為韓者為其以道而傳於天下也生斯世也見斯人也可以自託於其門逆謂其不以道而授之也奚可哉不能傳之以其道是天下无聖賢也天下何嘗无聖賢昔者歐陽子以古學先天下而南豐之曾眉山之蘇在其門天下皆曰歐陽子即韓子也蘇子以文

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張淮海之秦濟北之晁在其門天下又皆曰蘇子即歐陽子也夫天下之士惟其來之廣也故所得者多二君子之門來者蓋無絕法也是故天下之英才皆在焉必曰如是四五人者而後獲進於其門則天下之後學固將掃迹於先進之庭何者此固有以絕之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皆曰今日之程子即前日之歐陽子蘇子也炎也不佞或可以自託於程子之門而附名於不朽其道之深者雖未敢與聞而其淺

者願有承於議論之餘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噫言游過矣蓋非其離本末以為二也君子之於道也其趨必有途其進必有階其歸必有地無所趨何以進無所進何以歸趨者其明也進者其行也而歸者其至也其至則為學之力其明其行則為教之功執事幸恕其狂而與之所以請益所以質疑則非書之所能盡言執事幸勿罪其瀆而許之干冒師嚴不勝戰越

見洪宰

炎所居去邑纔十里而遙閣下視事旣一載而炎通名於閣吏者僅一再以為賢令尹不可干以私而炎亦无所事乎私謁至於僕僕然拜伏以為恭苛禮也閣下於炎乎无責為是故其進見也疏雖然抑嘗聞之凡事可以誦言而无怍者則為公炎也不敢謁以其私今將有公事情義至切有不容默者閣下幸而垂聽炎請言其詳夫王氏家于婺源之武水者逾十世而炎一房獨困

弱不能振田土之存者无幾而自高曾以下其墳墓皆為強有力者所奪百年之木縱尋斧焉以為材未拱把者亦剪焉而薪蒸之環其地加鋤耰以為桑麻菽粟之畦町塊然孤塚殆將剗而夷之矣嗟乎人誰无祖其害乃若是酷也過其下使人痛心墮睫不能止退而太息以思為之切齒不平然隱忍不發者私心盖有待也故至于今而後敢愬焉盖不可不愬者凡三而可畏者亦三所可恃則有一夫為人子孫其祖考墳墓殘毀于他

人之手陰拱而不誰何是忘本也忘本則不義不義則不祥此不可不愬者一也舉宗伯叔父暨羣從昆弟衆矣而迫於飢寒者過半災始竊一第皆交相賀曰祖考尚有靈也哉繼自今墳墓必可以完今年三年矣而攘奪者如初故宗族又以是來責此不可不愬者二也死者其无知乎則已矣如有知固曰待子孫之能自立者雪耻焉不然地下之目必不瞑此不可不愬者三也不可不愬者三然且不敢愬故曰可畏者亦三畏浮議畏怨

仇畏訟而不勝何也訟非可已而不已之事也彼囂囂者不知其故必以為喜訟夫喜訟鄉黨自好者不為而炎肯為之乎不為何可受此名故曰畏浮議犯強有力者之鋒與之爭一旦之是非其力孤其為敵者眾是禍之招也故曰畏怨仇雖然古語有之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則浮議可畏尚可以无畏无故而搏犬賁育有難色刺虎以救其親怯者奮臂而直前則怨仇可畏亦可以无畏所可畏者其惟訟而不勝矣乎有不平而訟

以求直也一訟之不勝再訟之又不勝則終身氣塞而
止矣故隱忍不發者為是故也至于今而後敢愬蓋亦
有所恃而一發之閤下剛不可犯明不可欺而將之以
公老胥黠吏不得一搖手弄法而強宗豪族皆惕息鼠
伏无敢動凡事之屈有閱數令尹不能直者一旦而伸
炎之所恃者在此故敢訟而无疑蓋嘗觀春秋至於強
大之兼小弱者如取根牟取邾取剽聖人皆直書不諱
特書屢書不殺不以侵不以伐而以取為文者志其奪

之易也奪者可怒見奪者可矜使聖人行王法以正其罪其地必有歸矣晉實據虎牢春秋以鄭書楚實兼彭城春秋以宋書吁春秋之旨蓋於是焉表微閣下執古經義以佐律斷獄弊訟必權其是非曲直之平炎得其所恃不見其所畏求直夫不可不愬之事向之隱忍不發也非緩而今之決於訟也非狠然理之所在寧過乎不敢毋過乎敢寧詳審熟慮於初毋徒悔于其終炎猶慮閣下未審已之情如是其切而不平者如是其甚也

故將訟于庭而先言其詳且炎以為天下之事強則易振弱則難立積弱則難立也滋甚何者勢不便而氣先索也炎固備嘗險難者也強有力者嘗陽擠而陰中之至于今日方痛定不敢忘亦不敢報氣之索久矣恃閣下之剛之明之公而釋其畏心閣下幸而留聽豈特某與宗族舉手加額以无忘閣下之德九原如有知也或者其猶結草以報焉

見張南軒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為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无私請劉公亦察其羸能安於分義也而其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為信以

炎為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為
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
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
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
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
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為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
見其奧也今世論道學所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
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

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為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為太
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頰亦增其醜而
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為之說曰易竒而詩葩盤詰聳
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而論之而六經之旨
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
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
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
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

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臯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為聖為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矣返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矣以為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

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為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

則其初不可无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无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

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見者而可无以發其贖贖乎矣為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為吏雖不敢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于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

不瘳聖賢之門來者无絕法也先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為贅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學者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矣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悚懼

見林鄂州

子中

炎聞物无必貴亦无必賤荆山之玉天下之至貴也而方其未有所遇也獻之者三則其足不龜手之樂天下

之至賤也而及其有所遇也用之者裂地而封物之貴賤无定如此矣推求其故而為之太息以悲夫天下之士誰肯甘心於无聞然不幸而无所遇則困於布衣沈於下寮卒與草木俱腐者不可勝計幸而有所遇則策足於青雲之上取富貴立功名者千百人之中不能一二也嗟夫士欲有聞於當世誠可謂至難也已炎生十五年而學為文三十有二年而僅登進士之科犬馬之齒四十而蹭蹬於九品之賤激昂之氣已衰飛騰之念

已絕矣天假之幸獲趨走於明公之門不惟奉令承教
可以免罪又辱矜憐而獎提之炎之始望本不及此夫
木落故榮水涸故溢月虧故生虫蟄故伸天下之理得
失相乘窮通相因損益相權也炎之不才自揆無以求
知於當世之君子於無所僥倖覬覦之中而獨遇明公
人所賤而肯貴之人所弃而肯收之豈不龜手之藥或
可以裂地而不止於泝泝統耶貴賤在炎之終身而可
否在明公之片言隻字炎不敢不言亦不敢瀆也雁之

不鳴則不才而金之踴躍自言則不祥不言則是不鳴也言之之瀆則是踴躍也明公必有以處此矣雜文一編因以為贄非敢以為文也于冒台嚴不勝恐慄

上林鄂州

炎一介書生始出而從仕獲居屬吏之末无半面之識无游談之援无葭莩之與助无左右之先容明公察其臨事不苟而信其廉謹无他取其寸長而略其所短降辭色以待之無以異於哲父察兄之愛其子弟古人所

謂知己者不過是也雖然士之遇知己也固難而不負
知己者尤難矣退而深思熟慮求可以獻其區區之誠
者而未有以藉口今有所聞於道路之言亦不敢默抑
嘗聞之不可以言而言謂之妄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
妄非也隱亦非也何者有所隱則不忠也矣苟明公知
而愛之豈可不忠於下執事事有利害關於民而出於
明公之所專行者不揆愚戇輒有所言不識明公肯恕
其狂而聽之乎且天下之事不過利害兩端而已矣有

利則行有害則止天下莫不知其然惟利害之相半者不可不審也自紹興中經界之法一行而江浙閩蜀之地寸量尺度无有隱漏惟湖右之田屢經兵火蕩為瓦礫之場鞠為草萊荆棘之墟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人煙幾絕故經界之法不行焉比年以來朝廷寬恤州縣招誘四方之流移者稍稍聚集而疆畝漸修然民之占田者往往廣作四至侵耕冒佃故租賦不均而爭訟不息明公蓋憂民之不能無擾也故以請之於朝立為三

月之期而使民自陳占田之多而不自陳與自陳而不實不盡則告者得田浮浪之人而告焉不得田而得賞矣以為明公之意本以利民而求息詞訟然詞訟未必遽息也竊聞閭巷誹謗之議皆曰使民違期而不陳彼且以不陳告之先期而自陳彼且以不實不盡告之夫民雖自陳而有不實不盡者蓋湖右之地既未嘗方量凡佃田者只以十分紐計為畝矣未知明公欲民自陳之實之盡者必以六十步為角四角為畝歟抑亦只紐

計分數多增苗役歟夫苟止於紐計分數多增苗役則凡自陳者若用畝角打量隱漏尤多告訐者得藉以為辭官吏亦无由可絕其辭也若必積步為角積角為畝則去年戶部看定業承議所請已曾行下謂方量之法恐至括責搔擾不可施行今欲遽用步角打量民田則與行經界之法何異哉必不得已使民依方量之例有十畝之田必以十畝自陳有百畝之田必以百畝自陳而後欲告者無所容其喙竊恐民有所甚不堪也夫田

野之利病惟出入於田野者能知其詳且今占田之廣大抵其初斬荆棘翦草萊而耕之固有以數十畝為一畝者雖接次自陳然猶以數畝為一畝本欲誘民使耕故寧捐閒地以予之而不欲校賦役之多寡然每畝所輸於官者役錢以四百八十文為率苗米以一斗為率崇陽如此他邑恐多寡不齊而計其所得於田者膏腴之田一畝收穀三斛下等之田一畝二斛若有田不能自耕佃客稅而耕之者每畝所得一斛二斗而已

有牛具糧種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

斛二斗若無牛具
糧種者又減一分

且以三斛計之秋熟之時糶穀一斛
得錢二百五十足是二斛之穀方能辦一畝役錢餘有
一斛用以輸米一斗凡諸色費用皆取辦於是若以四
角為畝每畝所收盡以輸納猶不能足况下等之田所
收不多佃客耕之者其入尤少民何以堪其責哉大抵
湖右之田與江浙閩中不同雖有陸地不桑不蠶不麻
不績而卒歲之計惟仰給於田緣其地廣人稀故耕之
不力種之不時已種而不耘已耘而不糞稊稗苗稼雜

然並生故所藝者廣而所收者薄豐年樂歲僅可以給一或不登民且狼顧非江浙閩中之比也今江浙閩中之田每畝所納役錢不過三四十文所納苗米不過二三升而已未有納役錢五百苗米一斗者則湖右之民占田雖廣亦一畝供數畝之稅矣或曰江浙閩中苗役雖輕然有夏秋稅絹與折帛茶租銀錢及豆草之屬至於絲綿紬布隨其土產之所有者各有所輸其數不鮮也是則然矣然江浙閩中能耕之人多可耕之地狹率

皆竭力於農每畝所收者大率倍於湖右之田又其秋熟而收新陳之交而糶所得緡錢較之湖右則又數倍矣兼其人既勤於本業必蠶必績故所輸雖多而民力可辦是未可以一律齊也然炎世家於徽江東之人也竊見比年中產之家困於輸賦之難舉債鬻產以應縣官之期限者十室而五在彼猶有所不堪則此土之人不少有以優之不可也夫御久安之民者其法猶可嚴撫新集之衆者其令不可急何者寬之則聚而急之則

散故也向也惟患地之不闢民之不集故誘之使至今也耕墾猶未能徧則責其占田之多而開告許之門民其能無歛望乎夫浮浪之人游手而不事生業无賴而喜訟平時惟恐無以挾持良民之短長今明告之曰我許爾告人占田之多者爾能告吾以賞與爾又明告之曰所得之賞凡百緡夫許人之罪而已獲厚利彼何憚而不告哉是官之所得者不多而民被其擾有不勝言者矣或者必曰使民有田者自陳以實雖喜訟之徒亦

不能告也是不然今使人有百畝之田必以百畝自陳而後實以九十有九畝自陳謂之不實不盡可也則可告者連墻接屋矣如盡其實以自陳民力不堪逃者必衆自陳必實因人之告籍其田而歸之於官苗役旣重誰復承佃已墾之田一二年又復荒而不耕則是自陳不實所以長告訐之風自陳必實又以致逃移之患二者均有害也炎以謂若欲優厚於民則往年李顯謨所請之說為善準乾德四年詔書誘民開耕已耕之田更

不通檢夫寧使官之所入者少而不使民弃田而不耕
故曰此優厚於民之說也若欲斟酌其中而處之則去
年戶部看定胡知軍所請之說為善凡民田之荒者立
限一年如一年之外猶荒而不耕許人陳請仍不許請
已耕熟田夫熟田雖多而不問荒田不荒而可奪故曰
此斟酌其中之說也若欲盡其詳則莫若盡行方量而
以分數從輕起稅夫方量則均均則詞訟可息以分數
從輕起稅則民不告病民不告病則安其業而不至於

流移故曰此盡其詳之說也雖然前之二說在明公旣不可以復行而後之一說在明公亦未可以遽議幸而明公之敷奏欲民自陳畝角而未會該說打量災有二策敢以為獻其一欲乞明出榜文行下諸縣詳諭民以自陳之說凡隱匿之多者則十畝之田使之再增十畝百畝之田使之再增百畝如隱匿之少者則十畝之田使之再增五畝百畝之田使之再增五十畝

崇陽通城
蒲圻大率

如此他縣可增
益者不能盡知

所陳已及此數雖有告者却而不受則

民有所恃賴矣其一欲使民自計在戶之田所收之數若干田隣保明同共罪罰自陳于官令佐總其一縣之大數以均敷其租於舊額之外而倍增之則公家固有所益矣不必待姦民之告訐也然增田之策不能无欺其事簡而易行均稅之策可以无偏其事繁而難舉更在明公擇而用其一說不然寬其期限兼是二說以喻民使之各從其便而行焉則可矣捨是非特長告訐之風致流移之患也以崇陽一縣言之又有甚可慮者聞

之土人曩者人煙斷絕荆棘彌望暴客嘯呼出沒於其間白晝操戈殺人掠取財物縣之官吏非特熟視而不敢誰何且惴惴然不能自保紹興未有鄭提幹者來治是邑始置鎗手防護數與賊鬪无慮殺數十人自是盜賊之蹤稍絕然所謂鎗手者多流徙而至者也今一旦窘於賦役且散而他之則道塗鄉落不能无枹鼓之警也矣之愚何足以謀事然荷明公知而愛之是以馳心於門下懷不能已輒有所言不然以屬吏之卑望專城

之重兢兢焉奉令承教猶恐有咎豈敢若是喋喋哉干
犯台嚴无所逃罪

見劉司業

文潛

災聞為下能緩於求知為上能急於求士則踈賤者必
不見遺而所謂賢且才者皆可以有聞於當世自夫上
之求士也略而下之求知也重夫然後貴賤之交始離
而不合而士之湮沒老死而无聞者始衆盖當今之世
爵位通顯而號為當路之貴人者其自處甚高而微官

小吏之事之者趨走於門廡之下偃偻而升堂屏息拱手而却立其勢若不可聆其警效之音而冀其一顧間有預使令蒙薦寵者問其所自則宦學之舊也姻黨之私也權要之請求也苟无是其見遺也必矣故夫布衣寒士孤立而無援者學而仕仕而求達也實難幸其自知之明自信之堅則寧不達而止爾而不肯撓而為非自知之不明自信之不堅則相率而為躁競苟可以媒身者无所不為而恬靜剛介有守之士不以為僻則以

為拙矣家有拱壁其直千金韞櫝而藏之扣人之門而
願鬻則其物必賤士誠顧其中而稍有所挾豈其果於
自輕其身不知進退去就之有義窮通之有命也而逐
逐焉舍己以徇人則其人之賢否不問可知矣矣新安
之賤士也流落湖外于今二年其仕不居人之先其齒
不居人之後固不敢謂自知之明自信之堅者第惟其
至愚不肖无以求知於當世是故進則不敢有僥倖之
心退處其賤而安焉明公持節鼎來未踰時也而道路

往來者之言曰今之君子是是非非見惡必怒聞善必喜未有如明公之別白無疑也炎方以未得進見於堂下為恨繼又聞之太守林侯通守趙侯忘炎之亡用而以其姓名聞於執事明公不待識其面目而以二侯之言為信遂有意於收錄之甚矣明公急於求士殆不啻在下者急於求知也然炎於此有所甚喜而繼之以懼夫明公居今之世不徇今之俗其學足以明天下之至正其氣足以全天下之至剛其節足以守天下之至

直後進之士尊而仰之如太山喬嶽惟恐不獲附託於
門牆炎獨何為者未及拱揖拜伏於前明公乃欲一舉
手而振之泥塗之中此天下之至幸也豈特炎以為喜
僚友交游實為炎喜之雖然明公以部使者之尊廉訪
一路此天子耳目之寄也有所可否好惡所以示天
下之公豈其於一介無聞之士獨私喜之而私與之其
與之也則必有以望之也而炎也為貧而仕携其孥以
就斗升之粟其計本以糊口而其愚且不肖无所堪用

也明公有以望之而炎无以應固懼夫見與之亟其不免於見棄之驟矣雖然此小人之過計也君子之於人也待之以恕而不嚴苟嚴矣其望之者厚而責之者重人始病乎為善之難而至於自弃君子惜其自弃也故待之者恕則望之者輕而責之者不詳其可用也則用之其未可用而可教也姑教之炎以為士之自立於世而著見於不朽者有三其上以德其次以功又其次以言有德賢者之事也有功才者之事也既不能賢又不

能才其身未寒其名先沒矣故嘗畢力於區區之空言
而其文之鄙陋近不可以行於今遠不可以傳於後者
則无師法之病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
必以規矩是故奔走而來齋心而有請也幸明公授以
規矩而使之守之非明公之不遺微賤則炎隨羣而進
逐隊而趨而已矣不敢若是瀆也干冒威嚴無所逃罪
惟執事者貸之

雙溪類稿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雙溪類稿卷二十

宋 王炎 撰

書

上劉司業

炎嘗聞富貴則安榮貧賤則困苦其勢然也人情不甚相遠誰不欲釋其所困苦者而趨其所安榮者然自一命之士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之宰輔其為富貴始極而

天子之宰輔天下之人豈可盡躡等而進居其位聖賢以為使人仰視其上之富貴而不以為過俯顧其身之貧賤而不以為歎不可无以節其情之逐逐也故明義命之說以示天下曰可則求不可則止量已審分无僥倖以爭其所欲者義也求之有道矣而得與不得特未定也得與不得未定雖智力无所施焉者命也士誠安於義命則其未達也亦徐徐云爾於中无躁心其卒於不達亦悠悠云爾於中无怨心自夫義命之說不明於

天下而後士之羞貧賤而苟富貴者不可復禁甚矣夫
風俗之弊也今世之士自其為學之初取古人紙上之
陳言手抄而口誦其身之所營其心之所思无非為利
達計爾試於有司幸而在選則其求進之心愈亟今朝
廷之法必用舉主三人而後許其闕陞既闕陞矣又用
舉主五人而後許其改官自改官而上其階秩始可以
歲月積久而得之則夫未脫於選人者固以舉主為重
也所重在此則所急在此患其求之不得也於是有諛

辭諂說以為說遇事詭隨以為容求諸公貴人之書以
為之推輓談義命於今日人不掩口而笑其迂者幾希
而聖賢之教芻狗矣且夫薦舉之法本以搜羅天下淹
滯之才及其既弊士不安於義命而惟苟得之為貴故
其姓名之登於奏牘者固雜出於賢不肖能鄙之間也
必賢者能者得之則人無覬覦自夫雜出於賢不肖能
鄙之間有所謂尋常庸流者亦幸而獲進無惑乎士之
不安於義命而亟於有求也士誠居山林事枯槁長往

高蹈而不返其亦可以無求矣一出而從仕欲少伸其所懷則不能袖手緘口而无求此炎所以猶有望於明公也且炎之不才容貌不足以動人而言語不足以自文其甘心於貧賤久矣天假之幸明公不弃其不才而許其趨走於馮茵之側瞻望顏色粹然以溫聽教誨之言清明和緩而不怒則炎之有求誠未可以不安義命自疑也明公閱人見其眉睫而知其肺肝炎之可取而不弃與夫可弃而无取无以逃執事者之照察矣然非

飾其不腆之辭則无以自見其區區之情惟明公不以
為不安於義命而矜之幸甚干冒台嚴不寒而慄

上蘇郎中

炎聞仕於州縣者雖微官小吏莫不各有其職不稱其
職而居其位竊位也而食其祿竊祿也郡文學不聽獄
訟不治金穀仕者類曰是其職簡靜而易為而其才不
足以趣辦一切者亦樂於居之人往往指目之曰是職
大抵不才者之委也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

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
美為教官者則亦有罪矣炎不肖備員庠序方其始至
不能有所建明有所更革是則猶有可諉者曰當路之
人未能通也諸生之能鄙賢不肖未能辨也是以姑徐
徐云爾今將一年矣猶默默在此視學校之弊不能舉
手一有所為啓口一有所言不謂之竊位竊祿可乎故
其職有不可不為不可不言者請試陳之惟卽中聽焉
其一曰本學聚生員溢於百人所恃以為倡率者其大

則正錄直學經諭其小則齋長諭也而法度不立升黜
不正為大職事者多以請託經營而得之其人非有行
義可觀文學可取足以為諸生之法者也而諸生之中
因春秋二補而入學者又不能无假手之弊故雖市井
庸流或得以竄名寄籍於其間聚而食者賢者常少不
肖者滋多欲以法度繩之則謗議起矣不然則牒應興
矣玩習為常恬不知怪而士風掃地無遺故父老之愛
其子弟與夫鄉曲之善士自愛其身者視學校望望然

去之招之且不肯來况欲其以補試而住學破供乎今者秋試之後請告而歸者十且六七矣以為於此時招致士類之賢者而使充大小職事之闕員以倡率諸生則庶幾喧躁浮競鄙薄之風可以一變今采諸公論而得之者元慮二十餘人或志氣堅正或操守淳篤或聞識淹博或文采秀麗雖不能盡識其面目然公論所與則與夫請託經營以求為職事者固萬萬不侔矣此事在災雖可以專行然有所甄別黑白分明則不肖者有

所不樂必臺府主張其說不為浮議所搖而後士人修潔博習者可以使之朋來矣其二曰仕之在官者士之在學者凡有祿必有職也無職而有祿不可以與而與之傷惠矣不可以取而取之傷廉矣今潭之學有學賓者二三人在外而請俸者也有養老者十人無職事而得俸者也夫此十餘人者率之以事則曰吾老者也不當以事相浼裁之以規矩則曰吾老者也不得以法相繩甚者倨傲簡誕无所不至而月取俸錢三緡總而計

之月費近四十緡使一學之財用有餘指此四十緡以與之猶可以不計今財用已竭矣以生徒百員為率則俸雇供給之類月俸四百餘緡歲度用五千餘緡而雜有支費不與焉而所得於府者與所斂於白地者近三千緡爾其餘則取給於所收之米舊米之可糶者倉廩既空而此十數人者無職事而月取俸焉如執券以責償莫敢少緩其期此誠不可不削也雖然是十數人者或孤老可憐或利叻可畏或險薄可猜若決於削去其

俸則謗詈不旋踵而騰踴矣此誠不可以遽削也然朝廷近旨凡職事在學令所無者皆罷焉學賓養老俱非著於學令者也苟隱默而不言臺府廉而知之災則有不奉條令之罪矣且以職事論之直學掌一學之出入經諭分一六之講說而月得兩緡齋長諭主一齋之事務而月得一緡彼十餘人者為其老而優之許其住學破供是豈不可乃月以三緡與之雖直學經諭反有所不若不已過乎况又有年未七十實未嘗老粗有生理

實未嘗貧而因緣在學規圖三緡之獲則尤鮮廉寡耻
矣是又不可不削者也夫子之則喜奪之則怒則怨人
情大抵然也今一旦削其俸給則此數老者之怨怒萃
焉炎固不敢避也事无細大使人人俱欲避然而市恩
則僥倖之門不窒矣惟臺府主炎此議斷在必行則庶
幾節冗食減虛費可以少寬一學財用之急矣其三曰
本學自湘西遷于郡城者逾四十年而殿堂門廡至于
齋舍往往損壞不可不修使學之錢穀有餘猶難於興

工况匱乏乎故熟視其弊无如之何夫道宮佛廬金碧相映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書生之室頽敝不支此炎所以有感也然計其用度欲略葺之非千緡不可少加工焉其費又再倍於是此炎所以不得不有所請而難於遽言也曩者侍郎李公在此炎乘間一言之李公曰方修郡治復修貢闈俟二役既畢則次修郡庠炎由是不敢再有所請在今日則不可以復默也炎寒鄉之晚出也家世中衰為貧而仕非敢激昂奮發趨事功然

汨汨隨俗備員素餐心亦耻之近者望見郎中之顏色
溫然以和侍坐聽言又諄諄然不倦是亦可以有言矣
故其事目具之公牘而其情曲折見於此書惟少垂頃
刻之暇俯賜采覽察其區區之懷而不拒其僭瀆之罪
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无任戰慄

又

炎嘗謂學而欲仕仕而欲達天下之情一也然達者常
少不達者常衆則亦有由矣韓淮陰國士也不遇蕭相

國則終身一都尉爾張東之奇才也不遇狄梁公則終身一司馬爾士之浮沉於下察者雖當世之豪傑且不能自奮况碌碌而無奇者乎故掃門以見相君執御以事先達非躁且諛也刮磨滌濯借之聲光其勢固有待也即中用心之公如權衡用智之明如止水士非賢且才者雖有竿牘之薦葭莩之援牙頰之助未始一舉手引之則固嚴於所取矣雖然即中家世之光融人物之俊偉後進者望之以為龍門此炎之不肖所以亦起掃

門執轡之念也且災新安賤士也挹英風聞高誼願自
託者有日矣備員侯泮而王節之光實照臨之此天畀
以幸會也然災承乏垂及一年方其始至望郎中之顏
色淵然而靜辭氣肅然而簡退而思之曰是上下之情
未通也欲有請焉而未可既數月顏色凜然而嚴辭氣
愀然而厲退而思之曰惟其不才而取弃也欲有請焉
而不敢比者望郎中顏色盎然以和辭氣衍然以樂退
而自喜曰是可以言其私矣失今不言是自弃也抑又

聞之龍泉太阿之劍天下之利也方其埋於牢屋之下
曾頑鐵之不若也一旦雷張二人者知之則騰而為紫
氣變而為蛟龍世皆驚焉人之有所遇猶夫物之有所
遭也即中其進之歟則炎命之通也其弃之歟則炎命
之窮也通窮之占決於今日不言則无以自見多言則
瀆矣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上王右司

炎聞六經載事之簡嚴而用法之精密者莫過於春秋

春秋於城一邑築一臺一囿作一觀新一廡无不謹而
書之僖公賢君也在位三十二年雖新作南門亦筆之
以示貶以為有國者當惜民力節財用也至於泮宮敞
而修之春秋无見焉則无譏乎爾矣不惟无譏魯頌四
篇皆美僖公而泮宮之詩居一焉非不役民力費財用
也無譏於春秋而有美於頌何也天子之學曰辟雍羣
天下之士而教之諸侯之學曰泮宮羣一國之士而教
之故學校者人才所從出風俗所從始也學校之廢則

无以養人才厚風俗故青衿之譏見於鄭風而泮宮之
美著於魯頌今之州郡古諸侯國也郡有校官即侯國
之泮宮也潭衡湘會府也使節帥符蒞焉其學校宜崇
麗顯敞始足以稱价藩之體今為屋數百楹養士溢百
人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師生之廬寢以頽剝災以為
此臺府所宜垂意也或曰今之學校文具爾非實能養
人才厚風俗也方州縣用度告乏而欲用工於學校其
事緩而不切其言亦迂而不足知時變矣災竊以為未

然夫因其敝而修之其為費尚輕也少緩歲月俟其大壞則必當更造大壞而不更造以會府之學校而鞠為荆榛不可也必更造之其費視今數倍矣此不可不修者一也道宮佛屋其徒竭力為之丹碧相照而先聖之居孰視其敝不過而問焉可乎且先聖所為尊於萬世者固不在乎屋宇之閎麗然上漏下濕生徒肄業者无以庇風雨焉則青衿散矣此不可不修者二也夫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不可不存教養之法雖壞而學宮豈

得聽其自壞哉郡文學未必人人不能訓導也諸生未必人人不能率教也葺屋廬以待之則養人才厚風俗者其意尚存此不可不修者三也且所修之費嘗試計之矣畧葺之度用千緡加工焉其費當倍於是臺府有意為之其事亦无甚難者炎寒鄉晚出家世中衰為貧而仕默默在此且一年矣右司持節鼎來炎旅進退於屬吏之中辱降辭色眷予之是以敢有所請惟少垂頃刻之暇察其區區之懷而恕其喋喋之罪不勝幸甚干

冒威嚴流汗无地

上薛大監書

炎聞朝廷之法度官吏之規矩繩墨也無小大行乎規
矩之內則名正而義順出乎繩墨之外則无名而義悖
吏之賢否政之美惡民之從違皆於此乎決炎出於一
介孤生學古入官固非其所能而三尺之法當畏而守
之則亦固知之矣不幸擇地不審遂來臨湘臨湘陋邑
也有名之財州專之无名之須縣任之自早至暮凡所

以對吏民者不復論教化不暇謀撫字不及議獄訟又
不及語惟科惟違法以取錢物則汲汲焉炎固嘗言之
大監則固嘗知之矣近准朝旨為闕乏之縣減无名之
須憲使直閣丁公方行下問而大監鼎來炎遂可以脫
身於罪罟之中此不可覬覦之福也炎雖未獲侍憑茵
望顏色聆警效然大監所以待之者如門下士而炎所
以自待者亦曰身蓋薛公之客也故有不可覬覦之福
遂有不可覬覦之請惟大監試垂聽焉炎之所請者不

過有三而已矣其一曰本縣令佐之俸給鋪兵之添支馬綱之批支一歲約用米凡三百斛雇夫匠用水手所支之數不在焉稅米盡赴州倉送納舊來州司計縣下截撥百斛繼而又削其半今日縣邑之窘无錢者有之矣未嘗无米者也春夏間倉廩空然令佐或至闕食而鋪兵馬綱无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錢一升十文夫支米本色也支錢折支也錢又不足減尅其直違法也使臺既為減无名之須而禁其違法之罪則鋪兵馬綱至

於元米可支而折錢元錢可支而減尅則又不免違法
矣欲乞台慈照災所申公狀行下本州許本縣截留米
正耗共三百斛以充一歲官兵馬網之用則非特不至
闕乏災亦可以免於罪戾矣其二曰本縣前此元名之
錢凡有八色一曰馬草錢使司既為本縣蠲之矣二曰
捕盜錢三曰招軍錢四曰陳設錢憲司既為本縣蠲之
矣五曰揀汰使臣錢六曰煮酒錢本州以上供為名而
取之事屬總所名曰上供未敢有請七曰供給錢八曰

遙領錢此二者歸於本州公庫縣既不可有違法之取則將何以應无名之求且委守臣節浮費以寬屬縣則近降指揮也責官吏以遵法奉令則近日詔書也今若蠲此二項則於縣可以少寬而於本州所謂上供送使留州之財備公家經費者初无所損若蒙台旨行下豈特炎受其賜百姓亦深受其惠矣其三曰本縣夏稅盡歸州庫送納陸地水田紐計家業皆當納絹此則上供之物也今也不納絹而納錢乃於常賦之外本縣又敷

上供絹七十二疋州元本錢拋下在縣縣元價錢支散
在民而白行科敷西而江陵東而鄂渚皆元是也朝廷
方禁違法之事詔令森嚴則夏稅絹既折納價錢而額
外白敷上供絹帛其法乎抑違法乎尹鐸之為晉陽宰
也其說曰為堡障不為繭絲今炎之為令也反是為繭
絲不為堡障上則有違於法下則有歎於民內則有愧
於心炎今照本縣夏稅有絹不納本色而折納價錢元
額不過五十二疋二丈而已矣今計每歲本州所納之

數凡二百九十六足折價錢一千四百八十貫文比之元額增至六倍今若蒙使司行下上戶成端足者使之納本色下戶合零者使之納價錢既可以得錢又可以得絹於上供初无所損而於民戶深有益但於本州羨餘之數微有所虧爾此計之善者也凡炎之所言者非獨為一己之利益一縣之利也非獨為一時之利益久遠之利也且炎之終更有日矣然為一縣之長則當任一縣之責是以不得自謂將去而不言雖然炎之言民

之所願而非州之所樂也前日違法而有取則得罪於
民今日慮其違法而有言則得罪於州然抑有說焉何
者易于之為益昌令也有詔權茶易于焚之夫焚天子
之詔若有司議法當得大不恭之罪易于不顧而行之
其意曰焚詔之迹雖若犯義焚詔之心則在愛民不察
其心而論其迹罪之可也略其迹而原其心恕之可也
太守之賢亦必有以察炎之心矣而二天之庇則實有
望於門下是以敢僭言之干冒威嚴不勝戰懼

上盧岳州

炎近蒙使府差人索前官任內舊欠錢物自惟下邑屬
吏升沉去留有福有禍皆在判府之願旨豈敢不敬以
承命惟其窮乏之甚无所從出是以詳悉申稟乞賜蠲
除方懼以螳螂之臂抗隆車之轍得罪無疑乃蒙頒賜
誨劄封示使牒仰見薰慈待遇之厚然尚未賜蠲免炎
是以不懼再三冒瀆之罪猶欲有所開陳更乞少霽威
嚴以終其說炎竊謂州府財用必取之邑邑之財用必

取之民上有所取下所不可辭也然臨湘財用則无所從出何也夏秋租稅縣下所謂常賦也而臨湘不然夏科有錢秋科有米一文一粒以上並赴使州交納无常賦可催无奇零可取无羨餘可得无滲漏可察財用无所從出一也酒權征稅縣下所謂生財之源也而臨湘不然一市百家无十金之肆一鄉千户无百鍾之藏既无交易商旅不來况又阻以團山窖港二渡客旅出於管下者東自鴨欄西自道仁磯取捷以行不入縣門所

收稅錢每日不過數百至一緡極矣推酒之利除米麴柴水之外每日不過得數緡之息爾則財用无所從出者二也除此二者既无所從出其他如魚湖之利可以供版帳之定數此則華容之所有而臨湘之所无者也如茶山之利可以補經總制錢之失額此則平江之所无而臨湘之所无者也不免因詞訟乞丐錢物以充月解而臨湘民訟又且至少固有終日坐於庭而无一紙牒詐者偶然有之分決曲直遂乞錢物身為長吏官號

親民職當撫字而自蚤至夕汲汲然惟以乞覓錢物為事此何等舉措哉上有戾於法下有愧於民中有歎於心災所以亟欲求去者蓋為此也况入四月以後江水泛漲商旅不行農桑之務民在田野縣市寂然謂之荒月於匱乏之中又最匱乏之時而責其補解舊欠則其勢尤難幸遇判府萬間之庇汗顏苟祿其罪多矣月解見在无欠災也何能皆判府覆護之賜也然究心趣辦亦已不遺餘力矣而責以前官之舊欠若之何而承命

哉譬如尪羸之人荷檐而趣方以顛沛隕穫為憂而又曰其力未盡也必使之身負百鈞日趨百里則折骨絕筋而死矣且據使府行下所欠者千緡更除豁權官任內所支俸錢所欠亦止五六百緡爾在使府得此未必大有所益在陋邑辦此則不翅如挾山超海之難也在使府蠲此未必甚有所損在陋邑免此則不翅尪羸之人一旦獲釋重負也再三違使府之命當受誅譴然苟且承命他日決無以應則亦終不免於得罪是以首鼠於

依違之間卒一吐其情而告也且縣庫之錢公家之物也分文以上悉留以申解歸府為長吏者第視簿書守管鑰焉爾若具有餘不肯申解即其意謂何今方日夕憂慮以不足為患非有餘而貯蓄之也夫順之則喜違之則怒者世俗之情也順之不喜違之不怒惟其是而已矣此大賢君子之心也災是以元畏懼而一言之如蒙大造特賜蠲免非特災之幸亦一邑之幸也况判府之人覲有期矣敷奏之間必及荆湖之利害為聖天子

極言之使无名之科敷或如江陵一州派之人戶或如
鄂渚一州責之酒稅而科罰獻助之說不行焉豈惟臨
湘一邑之幸乃一州四邑无窮之福也干犯威嚴罪不
可恕不勝戰慄

上章岳州書

災近准使府帖行下本縣截撥月解版帳錢貫收糶米
約一千碩災已嘗具因依供申訖今蒙台判及簽廳所
議行下未賜蠲免且災身為屬縣賤吏事无巨細自合

惟命是從所以未敢承受台旨收糴上件米斛非敢故
違使府指揮照得臨湘雖名為縣元來止係巴陵一鄉
上半鄉依傍山林今歲雖云成熟然土廣人稀開墾未
徧僅能自足下半鄉邊近江湖被水浸蕩或彌望絕粒
不收貧民見已艱食本縣管下委是无可收糴此其不
能糴者一也况其地僻陋井邑蕭條商賈米船汴江而
上則聚於鄂渚沿江而下則先經由華容巴陵本縣所
來者不過通城步擔而已步擔所般能有幾何粗可以

濟被水人戶收糶目前日食官司苟下收糶之令則步
擔之夫日下持疑未必便來縱使其來而官悉糶之則
千碩未必可集而被水之民則有飢而無所告糶者矣
此其不能糶者二也上鄉之民方以來春不給為憂下
鄉之民正以目前不聊生為患近日災奉命按視水傷
兼又議行賑糶民方日夜望官司有以利己也今未有
以利之而遽曰和糶與民爭收於艱糶之時則民必曰
知縣前日之議賑糶欺民也不然胡為於災傷之地而

反和糴耶民既失望來春老弱或至流移餓死萬一有
意外之患丁壯或至攘奪則災何所容身此其不能糴
者三也江西玉沙之民方脫水患收取魚鮮道臨湘浦
圻之境以易通城之米邑民猶有聚議欲官止其洩今
官若收糴窮民固未敢有詞然豈能无怨此其不能糴
者四也且炎食公家之祿任公家之事又有判府台旨
使令豈得不盡心力而為之况災向年為崇陽簿嘗攝
曹職于武昌是時呂判院為守令炎收糴二十萬斛炎

受其責不一月而辦蓋以舟車商賈之聚故也今千碩
之米比二十萬碩二百分之一爾然糴於元米之地艱
糴之時則雖欲盡心力為之事必不辦此災所以惴惴
而慮喋喋而請也雖然災亦豈敢无說而徒不任事自
湖南至於鼎澧苟非歉歲則商賈興販臚舳如雲水溢
則必由華容水落則必出巴陵官苟置場收糴則千碩
之米可談笑而得也與其分拋於臨湘元米之地艱糴
之時而收糴步擔者固有間矣災一介孤寒技能无取

獲隸下邑以苟寸祿譬如孤根易搖徒手可拔也弱羽
見墜虛絃可落也所恃者判府太中廣廈萬間之庇爾
非不知承順教令以為一時容悅之為利不然則重得
罪然今日以為可辦而他日米或不集有誤使府指準
則其得罪又必无所逃仰惟判府剛毅能行天下之至
公寬洪能受人之盡言仁厚能憂民之疾苦炎是以敢
再三有請伏惟台慈憐其情而察其意之无他特賜蠲
免不惟逭炎一身之責上則不誤使府他日之經費下

則為臨湘一邑之利于冒台嚴俯伏俟命

上劉岳州

炎嘗謂君子畏義中人畏法小人犯法而趨利天下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故為國者不可廢法所以禁其趣利而道其畏義君相立法者也內則御史外則監司行法者也郡守奉法以治其屬縣令奉法以撫其民民微矣與令最親去郡守遠去監司又遠去朝廷則又大遠令賢歟則法存而民安是為國培護其根本也不賢

歟則法廢而民擾是為國戕其根本也天下之為令者不能皆賢然違法不顧惟岳州四縣為甚就四縣言之惟臨湘尤甚和糴上供米實無價錢湖北一路皆然無議焉可也詞狀到官則買印紙耕牛倒死則納綱解錢此特其小小者爾無議焉可也其他違法者殆不可累數詞訟已畢獻助版帳錢一也報役已滿獻助版帳錢二也牙僧里正攬戶給價直之半歲買聖節銀三也公吏里正攬戶僧寺歲敷煮酒錢四也僧寺師巫月納醋

錢五也屠戶科買聖節猪羊給價直之半六也四時祭祀猪羊亦給價直之半七也冬至節儀不給價錢獵戶名下科敷麋鹿八也知通以下公用里正名下科縮工匠名下科漆九也塑画春牛里正名下科敷工匠雇錢十也上供煮酒里正名下科敷米本十一也馬綱經過大小保名下科敷穀斛十二也上供絹於正稅外又於上戶名下白行科敷十三也役人雇錢會中半支出暗行尅落十四也鋪兵添支馬綱批支縣倉无米折支

官錢其錢又无窠名每升折錢十文十五也夫豈他處之為令者皆廉潔而臨湘之令皆貪汙他處之為令者皆長厚而臨湘之令皆刻薄其弊則固有由矣縣有二稅不得受納歸之於州魚湖之利不得移用歸之於州營田之麥不得移用歸之於州州專有名之財而縣應无名之求一曰馬草錢派之於縣二曰招軍錢派之於縣三曰捕盜錢派之於縣四曰陳設錢派之於縣五曰揀汰使臣錢派之於縣六曰供給錢派之於縣七曰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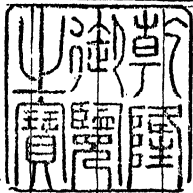
領官錢派之於縣八曰醋息供給錢派之於縣九曰上
供縮派之於縣夫此九項初元名色財非天降非鬼輸
不取諸民於何取之本州又立在版帳書之青冊立定
期限斷不可違違法之罪大而緩欠錢之禍小而速為
縣令者寧避小禍而不顧大罪循習至今凡數十年臨
湘之令其難甚矣臨湘之民其窮久矣今者奉朝廷之
德意承外臺之約束曰馬草錢則漕臺為縣蠲之曰招
軍錢曰捕盜錢曰陳設錢則憲臺為縣蠲之而縣之不

以法取者惟上供絹元錢可支不以法給者惟鋪兵馬
綱元米可支其他則一文以上不敢違法而使州之於
縣奉承德音於縣則未有所減放此災所以不能元言
也曰揀汰使臣錢曰煮酒錢州以上供為名此隸於總
所本州未可減免至於供給錢五十貫文州之公庫有
之遙領官錢十貫文州之公庫有之其取之也於上供
無益其免之也於上供元損不審判府能為縣免之可
乎况惟聖旨丁寧明詔守臣節浮費以寬闕乏之縣今

此兩項錢貫以供公庫之用不審判府裁節所費以寬屬縣可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損上益下其卦謂之益損下益上其卦謂之損判府於公庫之用薄有所損然上以推廣朝廷之德意下以寬屬縣之匱乏又其下以慰斯民之願望一舉而有三善焉不審判府能聽愚直之言乎夫出言軟美雖剛直之士初惡之終或喜之季布之於曹丘生是也盡言切直雖公正之士初喜之終或怒之司馬溫公之於蘇子瞻是也夫為人如司馬溫公

可謂賢矣猶不能虛心以受盡言然則盡言者固无有聽之者歟前輩謂李文靖淡然无欲王沂公屹然不動其人品在温公上使世而有斯人則盡言者可以容其喙矣然則炎之言固以二公望於門下者也不審判府能容而无怒乎且炎為外縣小吏本州財計不能知也二稅之所入幾何魚湖之所入幾何權酷之利得无有虧折否征商之利得无所滲漏否炎皆不得而知之但供給遙領官錢每月共六十貫文本縣不可妄取則其

辨之也難公庫裁節所費則其捐之也輕故不避誅譴
敢有所言蓋以君子之好義固判府之所優為而中人
之畏法炎不敢不自做也恭讀今月二十三日詔書到
縣曰奉法遵令元或不虔倘有違戾當置重典天威不
違顏咫尺敢不戒哉敢不懼哉惟其言之狂妄罪不可
逃俯伏待命不勝恐懼



雙溪類景卷二十